

铜葵花
获奖作品
银 | 葵 | 花 | 奖

吴新星
著

苏三不要哭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王天文学出版社

苏三不要哭

吴新星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三不要哭 / 吴新星著. -- 北京: 天天出版社, 2018.5

(青铜葵花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16-1370-0

I. ①苏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儿童小说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24247号

责任编辑: 王苗 郭聪
责任印制: 康远超 张璞

美术编辑: 林蓓

出版发行: 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42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网址: 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
邮箱: tiantianchs@163.com

印刷: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张: 7.875

插页: 2

版次: 2018年5月北京第1版

印次: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40千字

印数: 1-10,100册

书号: 978-7-5016-1370-0

定价: 24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

序

曹文轩

“青铜葵花”是一项文学奖，像所有有着新型文学主张的文学奖一样，此奖也是一项对文学的解读和阐释。

何为文学，文学何为？文学的根本使命大概是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，有此使命无疑是崇高的。实际上，我们的文学先人一直是这样看待文学的。文学之所以被人类选择，是因为人们发现文学有利于人性的改造和净化。人类完全有理由尊敬这样的文学史和文学家。文学从开始到现在，对人性的改造和净化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。在现今人类的精神世界里，有许多美丽光彩的东西来自文学，在今天的人的美妙品性中，我们只要稍加分辨，就能看见文学留下的痕迹。没有文学，就没有今日的世界，就没有今日的人类。人类应当像仰望星辰一样，仰望那些创造了

伟大作品的文学家。没有文学，人类依旧还在混盲与昏暗之中，还在愚昧的纷扰之中，还在一种毫无情调与趣味的纯动物性的生存之中。

文学要有道义感。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以道义为宗的。必须承认，固有的人性远非那么可爱和美好。事实倒可能相反，人性之中有大量恶劣的成分。这些成分妨碍着人类走向文明和程度越来越高的文明。为了维持人类的存在和发展，人类中的精英分子发现，在人类之中，必须讲道义。这个概念所含的意义，在当初必然是单纯和幼稚的。然而，这个概念的生成，使人类走向文明成为可能。若干世纪过去了，道义所含的意义也随之不断地变化和演进。但它也慢慢沉淀下一些基本的、恒定的东西：无私、真挚、同情弱小、扶危济困、反对强权、抵制霸道、追求平等、向往自由、尊重个性、呵护仁爱之心。人性之恶，也会因历史的颠覆、阶级地位的更替、物质的匮乏或奢侈的原因和作用，时有增长和反复。但文学从存在的那一天起，就一直高扬道义的旗帜，与其他精神形式，比如哲学、伦理学等，一道行之有效地抑制着人性之恶，并不断地使人性得到改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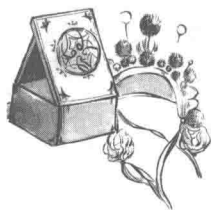
当年，徐志摩先生是这样理解文学的。他说：“托尔斯

泰的话，罗曼·罗兰的话，泰戈尔的话，罗素的话，无论他们各家的出发点怎样的悬殊，他们的结论是相调和呼应的，即使不是完全一致的。他们柔和的声音，永远叫唤着人们天性里柔和的成分，要它们醒来，凭着爱的无边的力量，来扫除种种障碍我们相爱的势力，来医治种种激荡我们恶性的狂疯，来消灭种种束缚我们的自由与污辱人道尊严的主义与宣传。这些宏大的声音，正比是阳光一样散布在地面上，它们给我们光，给我们热，给我们新鲜的生机，给我们健康的颜色……”没有道义的人类社会，是无法维持的。只因有了道义，人类社会才得以正常运转，才有了我们今天见到的景观。一件艺术品，如果它不能向我们闪烁道义之光，就算不上一件好的艺术品。

今日的人类与昔日的人类相比较，其区别在于今天的人类有了一种叫“情调”的东西。而在情调的养成中间，文学有头等功劳。人类有情调，使人类超越了一般动物，而成为高贵的物种，情调使人类摆脱了猫狗一样的纯粹的生物生存状态，而进入一种境界。在这样的境界之中，人类不再是仅仅有用一种吃喝以及其他种种官能就能满足的快乐，而有了精神上的享受。一有情调，这个物质的生物

世界从此变了，变得有说不尽的或不可言传的妙处。人类领略了种种令身心愉悦的快意，天长日久，终于找到了若干表达这些感受的单词：静谧、恬淡、悠扬、忧郁、肃穆、朴素、高贵、典雅……文学形式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力量帮助人类养成情调。文学，能用最简练的文字，在一刹那，把情调的因素，输给人类的血液与灵魂。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歌德、泰戈尔、海明威、屠格涅夫、鲁迅、沈从文、川端康成……一代一代优秀的文学家，用他们格调高贵的文字，让我们的人生，变成了有情调的人生；从而使苍白的生活、平庸的物象，一跃成为可供我们审美的东西。情调，改变了人性，使人性在质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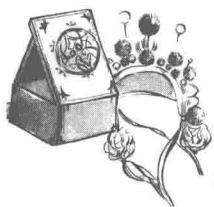
“青铜葵花”是一项儿童文学奖，它可能更在意我们以上所说的文学原则和景象。因为它的对象是儿童，而儿童决定了未来民族和人类的品质和质量。道义、审美、悲悯情怀等大概是这一奖项永恒的取向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|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缘起 | / | 1 |
| 第二章 | 抉择 | / | 16 |
| 第三章 | 苦练 | / | 31 |
| 第四章 | 结友 | / | 43 |
| 第五章 | 定角 | / | 53 |
| 第六章 | 堂会 | / | 64 |
| 第七章 | 搭档 | / | 77 |
| 第八章 | 风波 | / | 87 |
| 第九章 | 上海 | / | 103 |
| 第十章 | 摩戏 | / | 120 |
| 第十一章 | 惊变 | / | 131 |

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十二章 别离 / 141
- 第十三章 天津 / 150
- 第十四章 封箱 / 159
- 第十五章 赶场 / 170
- 第十六章 鬼月 / 183
- 第十七章 搭班 / 192
- 第十八章 匿迹 / 203
- 第十九章 重逢 / 216
- 第二十章 尾声 / 230
- 《苏三不哭》专家评语 / 243



第一章

缘起



从半旧的雕花窗口看出去，是一溜坡状的屋檐，垂敛如鸟翼。层叠错落的瓦楞上，浅浅地铺了一层白霜。对面的人家，也是这样的一溜屋檐，平常时节，檐下大都晾着衣裳；现在，只有两只绢丝灯笼还不畏寒，气血同它们的颜色一样旺。哦，檐下还有几串风干得瘦长的腊肉呢。

瑞生坐在窗台上，两条腿弯成一个很好看的三角形，趾尖正好抵住窗棂的一角。他双手抱紧膝盖，十指交握。这是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，身体匀称修长，这么安安静

静地坐着，犹如窗台上的一棵灵秀的植物。

忽然有人摇撼他的腿，瑞生扭过头来。是两个小女孩，他的妹妹们。两个妹妹嚷嚷着要看，瑞生把脚缩回来，给她们腾出空隙。

三个头参差地排在窗台上，六只眼珠子都往街道尽头瞧。

楼下有人唤：“小和尚，小和尚啊，帮娘到杂货铺去拷瓶酱油。”“小和尚”叫的正是瑞生。瑞生前头原本还有一个男孩子的，叫琪生，可惜生来命怪，幼时夭折。瑞生父母担心第二个男孩子也养不大，听人说和尚长寿，便给瑞生起了这么个小名。瑞生咕哝着说：“家里酱油又没了！”便急匆匆跑下楼去了。

瑞生到楼下后，朝楼上的两个妹妹喊：“喂，你们等我回来啊——”边说边晃了晃手中的瓶子。瑞生娘从厨房一路追到门口：“慢点啊，不要掉了零钱，不要跌了油瓶。”他胡乱应了一声，早跑出几丈远了，“啪啪啪”，脚步踏在冻青的石板上，传得异常响亮。

等瑞生回来，往楼上一瞧，只见窗口乌洞洞的。妹妹呢？忽然一激灵：一定是爹回来了。

果不其然，瑞生一进屋，就看见妹妹们围着爹，争着够爹手里的两块橘红糕。瑞生爹逗了一会儿就妥协了；

见瑞生进来了，又过来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背：“拷瓶酱油也跑出一头的汗！”瑞生有些埋怨地说：“谁叫娘总是凑着烧饭的时间叫我跑腿！”瑞生娘出来，一边把水滴滴的手擦干了，一边接过瓶子：“我看呀，我们的小和尚多买了一瓶油呢。”瑞生瞪大眼睛，一时愣愣的。瑞生娘忍不住笑，“看你嘴上不是挂了一个油瓶？”说得众人都大笑起来。

饭桌上，瑞生娘问瑞生爹：“怎么样？”瑞生爹摇摇头：“连个人影都没见着。”瑞生娘叹口气：“眼看着就要过年了……”瑞生爹安慰她：“我明天再去跑跑看。”瑞生娘不说什么了。屋子里的气氛有点沉寂。瑞生爹故意用筷子指指摆在他前面的一道菜，问瑞生娘：“是不是为了这碗‘罐头笃肉’，叫小和尚跑断脚筋？”瑞生娘道：“缺了酱油，做起来就不入味了。”“罐头笃肉”其实就是螺蛳，经这里的人这么一叫，就显得又幽默又俏皮。螺蛳要做得好吃，姜、蒜、酒、糖等，必须具备，讲究的人家，还要放五香的。瑞生爹嘬着螺蛳，喝口酒，有滋有味地咂咂嘴，哼了一句：“孤王酒醉桃花宫，”瞅着瑞生娘又哼一句，“韩素梅生来好貌容。”瑞生娘“白”了他一眼，奚落道：“哪里学来的怪腔怪调，还没‘酒醉’，就先疯了。”瑞生爹听了也不生气，反而笑着说：“没醉，也没疯，我

心里高兴呢。”瑞生娘哭笑不得：“你呀，真成了古话说的‘穷开心’。”

瑞生爹是开绣铺的，人唤“林师傅”。说是绣铺，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店面，沿街浅屋的一厢。林师傅的绣花功夫不错，早些年在绣坊当过几年学徒，学成后，用妻子的嫁妆钱开了这么一家小店。他也绣戏服。别的绣店很少接手这活，不是不能胜任，而是源于这样的一种心理：戏子地位低下，给戏子绣戏服不就越比他们更卑贱？唱戏的已经够让人看不起，自趋下流，何苦来？开绣铺，每天吃穿用度都赖十指所得，绣花最是慢工出细活，因此涉足这个行当，多数情况下是管不饿不管饱的；况且戏服色彩艳丽、花色繁多、图案复杂，绣起来烦琐精细，绣成一件要耗尽很多心血，何苦来？这些，林师傅心里也都清楚。可是，为了生计，没法子啊。

这不，林师傅在年底日日从鸡叫做到鬼叫，终于把



最后一份活——一家戏院的一件龙袍赶完了。林师傅一绣好就把戏服给送去了，一则人家的演出耽误不得；二则龙袍用的是最贵重的金丝绣线，当初戏院的老板只给了一半定金，这些定金买材料都不够，林师傅向别处借了钱才把龙袍绣好，他还要等着要回这笔工钱还债、过年呢。

第二日，林师傅出门更早了。可这次瑞生和妹妹们盼到天色暗下来了，他还没回来。桌上的饭菜凉了热，热了凉。瑞生娘也来窗口望了。冬天的天色暗得真快！外面黑乎乎的看不清楚，倒是人家的屋顶上，一朵又一朵升起了灿烂的烟花，红似珊瑚，绿如翡翠，真好看。可是瑞生看来，却有一种别样的凄凉，像黑夜里亮晶晶的红泪和绿泪——如果眼泪也有颜色的话。瑞生娘的眼泪，是透明的、苍白的，没有天空的眼泪那样绚丽。在这年三十的晚上，瑞生又看到了娘的眼泪……

林师傅终究还是没有要到工钱。那戏院的老板还嫌林师傅年夜来讨钱不吉利，执意不肯给。林师傅上前跟他多说一句，倒挨了那老板一巴掌。林师傅受了欺负，又没法子，只有打落牙齿往肚里吞。瑞生娘吸着鼻子说：“这倒好，我和孩子们巴巴地盼望着你回来，没想到盼来一肚子气。”

“这世道！”林师傅紧锁着眉头唏嘘声叹个不停。

“你长大了可要给你爹娘、给林家祖上争口气，不能像你爹这样由着人踏鼻子上头上脸的。”林师傅不止一次对瑞生感慨着说，也因此萌生出让瑞生上学的念想。瑞生很想多问问爹关于上学堂读书的事，可是每次看到爹总是皱着眉头的样子，他谅解爹是因了什么而忧虑，也就缄口不问了。

直到有一天——那天饭桌上林师傅用一块萝卜干下酒，才吃进去便嚷起来：“咸死了！”两个妹妹听了爹的话，也各自夹了一筷尝尝，一个个都咸得直吐舌头。瑞生娘做错了事般小声解释：“是在咸鱼卤里腌的。”在咸鱼卤里腌，可以省盐，更可以省菜。这个，林师傅也知道。他吃着咸得出眼泪的萝卜干，叹口气说：“这样过日子，可不是办法！无论如何也要把那笔钱要回来！”

瑞生娘问：“你一个人去？”瑞生听出来，娘好像挺不放心爹一个人去的，怕他与人理论起来，气盛，人单，会吃亏，便试探地说：“爹，要不我和你一起去？”瑞生爹不知怎的竟没有反对。

瑞生爹在前面走得习习生风，瑞生要小跑着才能跟上。他很诧异平常慢悠悠、细细绣花的爹怎么有这样好的身手，好几次瑞生想停下来歇一歇，又恐跟丢了，赶

不上爹。走了半日，总算到了戏院。

瑞生跟着爹踱廊绕室，来到了一个楼梯口。瑞生爹对他说：“你就在这里待着，别乱跑乱动，爹一会儿就来。”

瑞生坐着等爹。对面有个房间，里头整齐地挂着一溜戏服，飘飘拂拂地垂下两只白水袖。瑞生正看得出神，忽听得一句：“哎哟！你这时候了还坐着？”一抬头，只见一个穿棕色衣衫、五十出头的人站在他面前，脸上满是焦急。在瑞生仰起脸的一刹那，那人却愣住了：“哎呀，是我急糊涂了，我还以为是我们班子的人呢。”说完，歉疚地朝瑞生一笑，又“啪啪”敲着手中的竹板，嚷起来，“快点，下一场了啊。”他这么一嚷，戏服间的人立刻忙碌起来了，人影幢幢，像走马灯似的。

肩上有人一拍，瑞生回头一看，是爹。爹的脸色灰灰的。瑞生轻轻叫了一声：“爹！”瑞生爹叹着气说：“唉，走吧。”出了戏院，瑞生问：“爹，他们还是拖着钱不给？”瑞生爹苦笑着说：“拖着钱倒也好了。现在是要去找他们都没地方找——戏院换了班主了！这戏院的后台老板也换了。这……这唱的是哪出戏呀？”

瑞生跟在爹后面，看爹佝腰垂首的样子，问：“爹，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？”瑞生爹摇摇头：“人家回北方去了，上哪里找去？”瑞生道：“爹，您别难过。”瑞生

爹放慢脚步，转过头来说：“爹不难过。爹也是靠手艺吃饭的，手艺人嘛，生意做亏了总是有的。”

瑞生爹讨钱未果，年前绣龙袍买金线的线铺，倒是找上门来了。好在是熟人，要得也不是很急。可是瑞生爹想到人家开了春也要开始新一年的生计，背地里不由暗暗着急。

天无绝人之路。没几天，铺子里来了一人。那人是坐着黄包车过来的，头上抹着光光的发蜡，身穿浅灰色长衫，身板笔挺，衣服熨帖，没有一丝褶子。那人一提长衫的前摆，下了车，又飘然地放下，款步踱到绣铺前，问：“请问这里就是‘林氏绣铺’？”瑞生爹连忙答：“喏，这里就是。”那人说：“哦，我姓金，叫金近芳。我来，是想叫您绣个‘私彩’。”瑞生爹听了，有些踌躇：“可以是可以，不过，绣私彩的话，先要交全额的定金，您看……”金先生说：“这个没问题。”瑞生爹报了一个数额。金先生把一张支票拿过来，瑞生爹一看：“多了。”金先生笑着说：“没事，多了就算是提前交一点绣工费。”

金先生走后，瑞生爹喜不自禁地说：“今年迎来了‘开门彩’，这下好了。”又附耳对瑞生小声说，“这个可以还债了。”瑞生听了也很高兴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一高兴，话也多了起来。瑞生爹说：“小和尚，等爹把这件戏服绣